

灯下漫笔

## 年味细品

■淮战升

年味，是飘着各种各样的香味而至的。

这香味，或浓郁，或清淡，宛若天生丽质的美女，浓妆淡抹总相宜。

运城年味的香，首推麻花香。因为，过年吃麻花，是晋南人家传承下来的标配，是走亲戚待客人的上品。我还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过腊八几乎家家就开始煮麻花，油香挤满一院子，院子里盛不下，就飘过院墙，飘过屋脊，飘得临近的大街小巷满都是。但煮麻花太费人手，还费体力，现今人们手头宽绰了，嫌麻烦、图省事，就不再在家里支坛场煮麻花了。所幸过年吃麻花的习俗还没变，而且到麻花铺里买些回来是极方便的。

接下来，要数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香了。那时候，家里还局促，割肉少，记忆中的饺子馅是胡萝卜鸡蛋馅的，散放着胡萝卜的味道和炒鸡蛋的香气。随着生活水平节节高，猪肉蔬菜馅、羊肉胡萝卜馅轮番上演，饺子便主打起了肉香。有几年除夕包饺子，母亲还取来干净的硬币，用滚水烫过，包在几个饺子里，大年初一早上混在一锅煮，谁能吃到，寓意着谁在新的一年里能交到好运。我们既希望自己吃到，更希望父亲吃到。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吃到，代表全家新年兴旺。

记忆里，年味还是飘溢着缕缕麦香的白面馄饨馍的清香味。因为那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馍。而白面馍的麦香味，在刚蒸出锅的时候闻起来最香、最诱人。

那时候肉香虽难得，但俗话说，穷一年不穷一节，虽然割肉不多，但总归还是要割的。把瘦肉切成手指长的条状，裹上鸡蛋汁、淀粉，炸成酥肉；在肥肉膘面涂上蜂蜜，在油锅里炸至金黄发红，装碗时，切成片状或块状，肉皮朝向蒸碗底整齐装进去，肉上面放油炸豆腐丝、豆腐块、海带丝、粉条、胡萝卜块等配菜，分层装好，蒸馍的时候一块放在锅里蒸。出锅后，放置在家里最凉的地方，等过年时，自家吃着亲亲戚戚。吃的时候，放锅里笼热，出锅后，翻在另一个碗里，刚好金黄发红的肉面朝上，配菜遮在肉下，谓之“翻碗”“扣碗”。

记忆里飘香的年味，当然不止这些。糖块的甜、炒花生的香，而糖块和炒花生嚼在一起的香甜更叫我铭记至今。小时候，某次无意间，把糖块和炒熟的花生含在嘴里一起嚼，忽然发现，其味甚美，甜中带香，香中蕴甜，又甜又香，又香又甜。从小时候那次无意间地发现起，我就养成把糖块和炒花生放在嘴里一起嚼的习惯了。

还有令人嘴馋的点心香。我们小时候能吃上普通的点心就很不错了，至于福同吃的点心，幼时虽有耳闻，却不曾品尝过。而粘满白芝麻、掰开能拉丝的闻喜煮饼则饱过口福。长大后看到资料说，闻喜煮饼是康熙赐名，连鲁迅先生也在他的小说《孤独者》中写到“我提着两包闻喜产的煮饼去看友人……”足见闻喜煮饼之闻名。还有蜂蜜味的用面包裹着蜂蜜糖水的面点，我发现，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蜂蜜糖水是怎么裹进面里去的。

当然，年味的香，还有烟花爆竹燃放出来的火药香、硫磺香，三杯两盏淡酒香……

年味不只飘香，还带着亮丽斑斓的色彩。

母亲耄耋之年的时候，每逢过年，都要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剪出彩吊，让我们贴在门脸上。而母亲年轻时，过年剪的是窗花，“红双喜”字、“福”字、“喜鹊踏枝”、“梅花报春”、“连年有（鱼）余”。新一年的生肖剪纸，母亲让我们贴在每一间的窗户纸上，贴在窗玻璃上，把朴素的农家院落装点得年味十足。

那时候，还有贴年画的传统。这传统有多久远，小时候并不知道。后来知道有杨柳青，有桃花坞，有朱仙镇。朱仙镇的水版年画最早，可追溯至唐，始于宋，盛于元。本地的绛州木版年画，也来源于北宋年间。不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贴的年画，并非传统的水版年画，而是有时代气息的机印画，有单幅的，有成套的，有类似连环画带故事情节的。年跟赶集办年货的时候，挑几幅卷成一轴，回来方方正正贴在堂屋、卧室墙壁上，既把墙面装饰一新，又让单调的居室瞬间有了光彩，有了时尚感，有了文化气息。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时兴起挂历，内容多是风景名胜、影视明星、伟人诗词等。买回家，有挂起来的，也有一张张分开贴在墙壁上的，跟贴年画一样。而大门上则恢复了贴门神的传统，两扇门一边贴一个，左秦琼，右敬德。城里人住楼房，屋门是单扇的防盗

门，大多是贴个“福”字。

火树银花不夜天。年味最绚丽的颜色是花灯。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行道树上挂起星星一样的迷你彩灯，缠绕着五彩彩条，路灯杆上挂起崭新的红灯笼。公园里布置了灯展，既有嫦娥奔月、飞天、西天取经等古代神话传说、戏剧、名著里的人物造型，也有长征火箭、神舟飞船、天宫一号等展示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繁荣昌盛的航天科技元素。

年味最壮美的颜色是焰火。当一束束烟花弹在空中炸开，那绽放的烟花，五彩缤纷，有的像红菊吐蕊，有的若金星闪烁，有的似孔雀开屏，把夜空装点得万紫千红、绚丽多彩，成为年味最辉煌最耀眼的时刻。而在烟花弹未兴起时，我记得乡下春节要耍“火竿”，就是在村外的空场地上，栽起一根根木椽（火竿），每根木椽通过捆扎竹条，糊上花花绿绿的彩纸，被打造成人物、动物、植物、景物、器物等各种造型，譬如天女散花、八仙过海、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里面连接着走火，既叫“火竿”，也简称为“火”。人们一听说哪村有“火”，就互相吆喝一声“走，走某村看火走”，于是乎，赶天黑前，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有骑自行车的，有步行的，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前去看“火”。令人惋惜的是，“火竿”这些年竟在我们这里绝迹了，也不知道村里还有没有人会这门技艺。

现在，随着激光、无人机的出现，年味更加五光十色。烟火秀、灯光秀、激光秀、无人机秀，你方秀罢他登台，把年的夜空装扮得熠熠生辉、璀璨夺目，令人叫绝。甲辰龙年之际，看到朋友圈里转发的无人机群在夜空秀出巨龙腾空飞舞的造型，身为龙的传人，不禁神情振奋、心潮澎湃。

年味的色彩不只是静止的，且是灵动的、舞动的、流动的，流光溢彩，穿行过巷。它随着金狮起舞，随着龙旋转，随着花车、滚动着身节日盛装的巡游队伍前行，把喜庆的年味洒向人间，传递给每个人。

在九朝古都洛阳，街巷里汉服体验馆店一家挨一家，店里挑选汉服的、穿上汉服盘头化妆的一个接一个，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穿着华丽汉服的“秀女”、腰佩宝剑的“古装侠客”，让人好像穿越回几百年前的汉唐过年。国风古韵之色的年味重现神州。

当然，年味最夺目的颜色，自然要数它的红色调，咱中国人世代祖辈辈最钟情乐见的喜庆吉祥色——红色。你看，千门万户贴的春联底色是红的，街头巷尾挂起的灯笼是红的，家里挂的中国结是红的，年货包装的色调也主打红色，将年味烘托得红红火火、热情奔放，将喜庆的气氛渲染得浓墨重彩。而这热烈的红色，也寄托着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更加红火的厚重期望。中国红已经成为中国年的标志和象征；中国红更展现着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气派！

年味，不只飘香，不止身着亮丽斑斓的色彩，年味还是嘹亮着不同凡响的欢快的声音。

你听，“啪啪啪”那是鞭炮激烈的声响，“咚——啪！”那是二踢脚双响炮高亢的声调，“咚——啪——啪”那是三响炮明快的音符，“吼——”那是起火发出的尖叫，“咚——啪啪啪”那是烟花冲天时的嘶鸣……

过了腊八不久，就时不时会听到“啪啪啪”的稀疏鞭炮声，那是小孩子们在零星地放鞭炮。而这不时响起的稀疏鞭炮声，也提醒着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新年就要到来了，该大扫除了，该置办年货了。

集市上，商场里，开始人头攒动，叫卖声、问询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街边的喇叭里滚动播放着《春节序曲》《恭喜发财》《回家过年》等欢快应景的过年歌曲。

厨房里也奏响了年味交响曲，案板上响起“啪啪”擀杖敲击案板的节奏、“哒哒哒”剁饺子馅的声音，油锅里响起“滋滋啦啦”炸麻花炸豆腐炸丸子炸带鱼的快乐，这些声音错落有致，接踵而来，仿佛年味在舞动，但这还只是春节的前奏。

除夕夜，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春节的大幕拉开了，鞭炮烟花齐鸣，声、光、色紧紧拥抱缠绕在一起，浓烈密集的强音响彻云霄，好像所有的乐器一起狂飙突进，奏响至高音部，将年味的交响乐演奏一下子推向高潮，推向极致。这无所顾忌、高亢奔放的协奏，在大年初一早上、初五早上、十五早上，还要上演三场。年味的声音，还传递在人们从除夕就开始的拜年祝福声里。过去，通信不方便，人们拜年主要是见面拜年，互相道祝福。一家人先给祖先献祭上香、磕头跪拜，接着儿女媳妇跪拜父母，孙子孙女跪拜爷爷奶奶，长辈

给小辈发红包、送压岁钱。邻里串门拜年，亲戚们走动拜年，拉家常，话愿景。家庭通电话后，远方的亲人电话拜年；有了手机，打手机拜年，发短信拜年；手机有了微信后，微信拜年，视频拜年。拜年方式的多元化，也彰显着时代发展、历史变迁。

春节从华夏历史深层一路走来，成为全民最放纵的狂欢。人们尽情放松，尽情展现，载歌载舞，把喜庆欢乐的气氛可劲延伸可劲放大。记得小时候，村里闹家戏，腊月里就开始排练，除夕就搭好了台子，大年初一上午就开始上演，一直演到正月十五。舞台两边台角各摆着一条长桌，桌上的食盒里码放着各家各户犒劳剧团演员们的麻花。家戏大多排演的是眉户戏，唱腔婉转，剧目有《一颗红心》《梁秋燕》《沙家浜》等现代戏。祖父解放前曾在西安熬相公，有一把三弦，还有两顶礼帽，一顶白色，一顶褐色。每年大年初一家戏上演前，剧团团长就率领一帮人，声势浩大地把爷爷的三弦、礼帽请到剧团去。三弦自然是充当乐队乐器，增添音色，而礼帽则成为演员的服装道具，演汉奸、演地下党员时用。后来，三弦被弹断一根弦，就再没被请过了。而我们兄弟姐妹没有好乐器的，这件祖父当年的宝贝最后不知所踪。现在大年初一上午，村里跟着时尚走，在舞台上办歌舞演出。一些“文艺细胞”人才多的村，则在县乡文化馆站的支持帮助下，像模像样地办起带着地域特色乡土味道的“村晚”。

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闹”字画龙点睛，把年味热闹的本质描摹刻画得甚为生动。

闹元宵，又称“闹故事”，并非要选在十五这一天，而是十二到十五择一天。那时候，村里闹，乡里闹，县城闹，处处热闹，层层热闹。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挤满看热闹的人们，闹故事的队伍有时候拉有几里长，每到十字路口或宽阔的场地，就停下来热闹一番，再聚在观礼台下尽情表演。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喧天的关公锣鼓如虎啸山冈，又如百万雄兵厮杀，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鼓手们身着古代将士服，显得威风凛凛，鼓点打得铿锵有力，拍鼓的时而跳起来拍，时而俯下身拍，时而又将鼓高高抛起，又稳稳接住拍，敲锣的时而紧敲一阵，时而放缓节奏按住锣面慢敲，时而分立队伍两侧，时而在队伍中间冲锋而过，整场锣鼓好似在演绎两军对阵，敲得人热血沸腾、激情迸发。

打花鼓的，踩高跷的，跑旱船的，跳龙灯的，扭秧歌的，舞狮的，耍龙的……精彩纷呈的表演一个接一个。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抬阁，化着戏曲人物妆容的男男童童，或站在高举的花伞边缘，或立在花枪尖上，有的将一根花枪上站好几个孩子。扮演三娘教子的女童被高高托举在织布机前，让人看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但女童悠然地做着穿梭织布的動作，不能不叫人为民间高妙的民俗表演技艺折服。

而闹元宵，也成为每年年味的绝响。正月十五一过，年味散场，人们又开始东奔西跑，为生活奔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年味。

但过年，是中国人的集体盛大联欢。地不分南北，普天同庆；人不分老幼，男女同乐。

品味年味，年味不仅在麻花香饺子香里，不仅在点心汤圆里，不仅在窗花里花灯里，不仅在激光秀里烟花秀里，不仅在拜年里视祝福声里，不仅在爆竹声里锣鼓声里，不仅在载歌载舞里，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灵里。

年味，不仅缠绕在幸福的舌尖上，还钻在惬意的鼻孔里，络绎在陶醉的眼睛里，跳荡在喜悦的耳朵里，是一场嗅觉、视觉、听觉、触觉交织在一起的香喷喷、色艳艳、声朗朗的可口大餐、视听盛宴，有声有色，有色生香。这香、这色、这声音，共同构成了立体可感的年味、年的气场。

然而，无论是飘逸缭绕的香气也好，还是吉祥喜庆的五颜六色也好，还是宛若大型交响乐的美妙的声音也好，这一切都只是年味外在的表现形式，年味最动人的内在韵味是亲情的慰藉、交流与融汇。最是团圆年味浓，最美年味是团圆！团圆，既是家道的传承，也是孝道的尊崇，更是国风的脉动，是历经千年不更改的约定！

祖先对过年仪式的设计，不仅有祭祖，有儿女对父母、孙辈对祖辈行跪拜之礼，还有老人给儿孙发压岁钱；不仅有家族之间、街坊邻居、同事朋友互拜新年，还有过年待女婿、待亲戚、走亲戚……所有这些设计，浸润着浓浓的亲情味、满满的亲情味，使年成为增进亲情的纽带，和团结的纽带、凝聚人心的纽带。

亲人团聚，阖家团圆，其乐融融，年味就不会淡；白首倚门望子还，子不还，春巢涌爱思归燕，燕不归，满心是失望是思念是忧伤，哪有心思过好年？年味再浓准入眼，终是淡。

所以，有钱没钱，过年回家，回家过年。只要不是守边戍防，只要不是执勤值班，只要不是工作需要，哪怕山高水长路途再远，请回家过年。

过年前，看到一则视频里在外游子开着被网友戏称为“车坚强”的碰撞汽车，车主油门不松赶往老家过年的镜头，心里不由涌起阵阵感动的波澜。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这是家的呼唤、亲情的呼唤，是爱人对爱人的呼唤，是父母对在外子女的呼唤，是留守儿童对在外父母的呼唤。春节，阖家团圆的节日，请不要让年迈的父母倚门长望，不要让爱人独守空房，不要让幼小的孩子眼泪汪汪。假如真的不能回家过年，也请给父母打个电话拜个年，给爱人报个平安问声好，和孩子视频一下给他个日思夜盼的亲吻和笑脸。

品味年味，我们应该深怀感恩之心。

感恩我们的祖先！感恩祖先创立了这么一个隆重热烈、喜庆奔放的节日，这么一个万家团圆、温馨长情的节日，这么一个家国一体、举国同庆的节日，这么一个有家国味、亲情味、凝聚力的美好节日！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爆竹焰火腾空起，九州无处不飞花！

温润绵厚如陈年佳酿的年味，几千年来始终氤氲在中国人的心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薪火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凝聚力。没有一个节日能有春节这样强大的心灵召唤的内在感召力。春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哪里是中国人，哪里就有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喜庆祥和的年味。在日内瓦、在莫斯科、在巴黎、在伦敦、在纽约、在温哥华、在开普敦、在堪培拉……越来越多的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黑皮肤被中国年深深感染，加入舞龙、舞狮的行列中来，加入春节巡游的队伍中来。浓浓的中国年味漂洋过海，将祥和可亲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五大洲。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目前，全球有不少国家已把春节列为法定假日。

感恩祖国的强大！回望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神州大地被野兽铁蹄践踏，被一群强盗瓜分，金瓯残缺，饿殍遍野，我们的祖先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凄惨度日，朝不保夕，命悬一线，年的味道里只有无尽的苦涩，哪有欢乐可言？感恩为了中华崛起、为了子孙后代幸福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的革命先烈，感恩为了新中国强大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先辈，感恩冲破牢笼和重重阻碍回国报效的先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果没有先烈们的英勇牺牲，没有先辈们的艰苦奋斗，我们怎能平安畅快地度过一个欢乐的春节？想想异国他乡那些在战火中担惊受怕、硝烟下忍受煎熬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感恩，没有理由不报效我们自己的祖国！

感恩最可爱的人！在我们满怀欢欣准备年货的时候，规划着假日出游过春节的时候，阖家团圆开心地吃着年夜饭的时候，陪着老人携着孩子喜观花灯的时候，兴致勃勃逛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胸怀清澈之爱的人民子弟兵犹在爬冰卧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像青松一样守卫在严寒的边防哨卡，我们的舰艇仍在破浪，战鹰还在巡航！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最可爱的人在用满腔赤诚为祖国和亲人们守岁！

感恩所有坚守岗位的人！火树银花不夜天，平安热闹过大年，离不开公安干警、消防卫士的日夜坚守；道路通畅有保障，快乐出行过大年，离不开机场、铁路、公路职工和交警、热心志愿者的奉献；街巷整洁环境美，干干净净过大年，离不开环卫工人辛勤付出；灯火辉煌花灯灿，龙头幸福水长流，温暖如春过大年，离不开供电、供水、供暖员工的全天候奉献；年货充足果蔬鲜，酒店吃住不打烊，景区扮靓迎游人……年味需要有人经营，年味也需要有人守候。在我们安心舒心地享受年味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所有舍小家顾大家辛勤操劳默默付出、让年味出彩的人。

感恩，其实也是年味的本意，年味的传承。

龙腾盛世，山河锦绣，家国同春，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皇天后土

闫鑫摄

## 鹤雀楼

那年那月

## 牛犊火

■王逸群

我的老家在稷王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子，说起村里旧时的年味，牛犊火是绕不开的。

牛犊火即通常所谓的旺火，是大年初一非常庄重的一项仪式，这生牛犊火大约是说旺火熊熊像一头精力充沛、狂奔乱跳的牛犊。旺火由来已久，古老的《诗经》里就有“庭燎”一说，唐代《四时纂要》载“除夜积柴于庭，燎火避灾”，把旺火的时间、地点、燃料以及意图表达得清清楚楚。各地多有旺火习俗，我想，主要差别可能在于燃料，比如晋北用煤块垒旺火，而故乡用的是柏树枝。

一进入腊月，乡邻们就手持镰斧，腰缠麻绳到沟里科柏枝。这个“科”，土音发kuo，标准的古语词，意思是砍削。宋代诗人梅尧臣《和孙端叟蚕具》其五《科斧》中就有“科桑持野斧，乳湿新磨刀。繁蕤一去除，肥条更丰润”的句子。因为柏树常常长在沟崖边，人要攀上爬下，所以科柏枝有一定危险性。我生性胆小，小时候总是跟在大哥二哥后面去完成这一任务。记得每次临走时，祖母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注意安全。经过半晌折腾，兄弟几个背着一捆捆深绿的柏枝满载而归，很有成就感。柏枝油性易燃，但新枝叶很湿，作为牛犊火的主打，还需要辅引火弱柴，弱柴一般是谷秆草，这些谷秆草在秋天打谷子时预备好了。

到了除夕那天，清扫庭院、贴春联等事情完了后，快到后半晌了，该架牛犊火了。牛犊火讲究一个旺字，而火势旺不旺，跟燃材堆放方式关系

密切。如果随意放到一起，很可能烧得不成样子，要么烧得没劲，要么早早熄灭，不吉利。架牛犊火时，先用两枝较大的柏枝构成“A”字形正后面再用一枝柏枝支撑，便于空气流通，也达到了稳定的效果，看起来有点像瓜棚。之后继续覆盖一些小柏枝，在棚下塞一些谷秆草引火。

一切就绪，只待点燃。大年初一凌晨，祭献神仪式开始了，全家人虔诚地跪在院中央，祖母烧香点纸奠酒，晚辈跟着磕头。随后，燃鞭炮，紧接着点牛犊火。苍翠的柏枝、土黄的谷秆草，经火柴轻轻一划，便合奏出一曲宏大的牛犊火之歌，有声有色，有形有味。谷秆草火苗飘飘忽忽，旋即燃着柏枝，火焰愈燃愈烈，轰轰轰轰，直窜黑沉沉的天空，火星四处飞舞。伴随着噼啪啪的爆裂声，柏枝散发出浓烈的香味，氤氲之气弥漫小院。一家老老小小都围着牛犊火，赞叹火势之旺。祖母一边念叨心中之愿，一边吩咐我们赶紧烤火，说是“烤了牛犊火，一年不冻手”。

小时候，年年点牛犊火，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应该是四五岁吧，在熊熊燃烧的牛犊火旁，借着温暖而明亮的火光，姐姐帮我系好新棉袄上的扣子。可如今，物非人亦非，多少年都没回村过年了，遑论牛犊火了。有时腊月城里集市上也有售柏枝的，但总觉得缺了某种意味。令我伤痛的是，慈祥的祖母九五高龄时驾鹤西去，十年之后，姐姐也因病早逝。

牛犊火温暖而明亮的光芒，照亮了我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

## 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毛淑霞

漫天的雪花鹅毛般大  
从天际仿佛呼啸而下  
那厚厚的白啊  
短暂的几个时辰  
就给大地和道路盖上了棉被

喜欢下雪时候的飘飘洒洒  
喜欢银装素裹的一场洁白的盛宴  
可是你不在家  
出门的时候是晴天  
车的防滑链还放在家里  
突然对雪有了点小小的不满  
不要把爱人堵在外面  
“不怕，我有人生的防滑链”  
突然你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  
“不会让那打滑的手去掌握方向盘”  
大雪洋洋洒洒  
从白天下到了夜晚  
你的声音是黏合剂  
我的上下眼皮终于合在了一起

雪花  
那你就尽情地飘吧  
在温暖的被窝里  
我闭上眼睛  
任梦当主宰吧  
你拉着我的手  
在雪地上奔跑  
跑着跑着  
你一个猛蹲  
来了一个仰天卧  
那咯咯咯的笑声  
荡漾着……

雪花  
依然洋洋洒洒  
飘在他们的身上  
飘在我们的手上  
一不小心  
就白了头